



九五九九



先生祠素其近有天

之好

孫西青令長自月受

章



新

序

萬狀機本一家駸々直

逼盛唐以上不作秦漢

以下語允哉一代之

氣天地之精華豈其

馳巖藻排空激浪令人

驚閱也者於此想見富

年論思之益經世

金礪川舟羽翮

聖明之元勳雖古良獨

以加矣故宜

天朝崇以

文達美謚享令譽無極也然

先生製作此特一斑耳

片玉遺珠珍用非夥閱

時稱久原刻散逸

嗣孫庠生李弘勳
續述蒐遺編而續梓之
若干篇問序垂不朽余
曰先生之不朽自有真
寔係文之有無全否哉

然而光昭令德俾一代
之精華不致泯滅又未
始不藉之是刻者敢僭
漱一言志私幸云

萬曆四十六年春朝

南陽府鄧州儒學司訓西
蜀晚學聶永年頓首誤



古穰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

論誥勅狀

論太學狀



卷之二

奏議

上禦戎事

上禦戎保國事

附覆奏

辭免尚書兼學士

謝除尚書兼學士

辭第宅

三年考滿謝賜寶鈔兼酒

上鑑古錄

上狀自劾

辭加太子少保

六年考滿謝賜寶鈔羊酒

乞消天變

乞退閑

乞重用老成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拜災自劾

繳進兩廣事宜

論輔養君德

奏災變

乞終制

再乞終制

三乞終制

四乞終制

卷之三

書

與薛僉憲書一

與薛僉憲書二

擬上執政書

簡金尚書

答陳祭酒書

答王仲宏都憲書

簡江西黃布政

答國子監丞閻禹錫

與李參政書

復張用瀚參政書

與參議兄時榮書

與山西鄭僉事書

請劉學士為冠賓書

與友人姜貴憲書

簡蕭司馬

與趙都督書

與劉顯孜都憲書

請吳學士為冠賓書

答汪敬主事書

卷之四

記

浣齋記

李氏祠堂記

澗河石橋記

心源亭記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重脩汾陰后土廟記

蘇州新開運河碑記

山東布政司題名記

河間府城隍廟記

重脩武城縣儒學記

月波草亭記

卷之五

記

賜遊西苑記

進士題名記

需軒記

勅建弘仁橋記

重脩歙縣廳記

臨深軒記

自治齋記

集義齋記

大同鼓樓記

進士題名記

卷之六

序

送夏千戶序

送楊公儀知鄧州序

尚書古公輓詩序

送崇德知縣焦君序

送練士還家序

送劉主簿序

送羅通判序

送王指揮序

送廖指揮序

送貊知縣之內鄉序

送訓導柴君序

詠易序

詠毛詩序

贈尚寶卿蹇公序

送道士韓守玄序

卷之七

序

送李先生致仕序

送郭司訓之黃巖序

曾氏族譜序

送朱縣丞之洛川序

送南陽楊推官序

送夏公瑾還鄉序

行稿序

賡詠杜律序

平陰王夫人輓詩序

贈少詹事孔君序

送教諭姜貴憲序

一路恩榮序

賀劉克明陞通政司叅議序

卷之八

序

贈吳先生還家序

賀劉先生新居詩序

玉堂賞花會詩序

澶淵紀先生輓詩序

送林先生致仕詩序

贈南京王學士詩序

世德堂序

贈太醫劉君序

楊文定公文集序

二程全書序

送李侍郎南歸詩序

送彭先生省親詩序

卷之九

說

名說

捕魚者說

獵說

吾鄉說

憫農說

過淮說

四友說

狸奴說

壽說

物形說

聖人說

雀鼠說

題跋

讀活民書

讀包公奏議

讀趙清獻奏議

恭題

仁廟御墨

跋寫懷錄

題旬宣異蹟卷

讀宋朝經濟錄

跋趙子昂書陸士衡文賦

跋春暉堂卷

偶書

紀夢

卷之十

神道碑

太保成國公追封平陰王謚武愍神道碑

太保寧陽侯追封濟國公謚武靖陳公神道碑

會昌伯贈太傅追封安國公謚恭憲孫公神道碑

豐城侯追封茂國公謚剛毅李公神道碑

恭順侯追封涼國公謚忠壯吳公神道碑

卷之十一

神道碑

兵部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神道碑

南和侯謚忠襄方公神道碑

南寧伯追封南寧侯謚莊毅毛公神道碑
東寧伯追封東寧侯謚襄毅焦公神道碑
征南將軍右都督沐公神道碑

卷之十二

神道碑

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贈太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高公神道碑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謚莊愍寇公神道碑
戶部尚書謚恭定年公神道碑
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呂公神道碑

卷之十三

神道碑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神道碑
南京戶部尚書張公神道碑
南京刑部尚書耿公神道碑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
詹事府少詹事劉公神道碑

卷之十四

墓碑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
劉公墓碑
大理寺右少卿李公墓碑

太常寺卿夏公墓碑

湖廣按察使馮公墓碑

程氏親塋碑

墓碣

烏撒衛正千戶孔侯墓碣

翰林院檢討鄒君墓碣

處士崔君墓碣

處士許君墓碣

卷之十五

墓表

贈御用監太監阮公墓表

吏部左侍郎俞公墓表

尚寶少卿袁公墓表

兵部右侍郎宋公墓表

贈戶部右侍郎薛公墓表

湖廣按察司副使彭公墓表

贈監察御史鄭君墓表

進賢縣學教諭張先生墓表

卷之十六

墓表

大理寺卿王公墓表

陝西右叅政李公墓表

太僕寺少卿金公墓表

遵化衛指揮馬公墓表

浙江按察司僉事彭君墓表

黃州知府滕君墓表

國子祭酒劉公墓表

復齋焦先生墓表

長樂林表

卷之十七

墓誌

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謚忠信張公墓誌

刑部尚書劉公墓誌 大理寺左少卿李公墓誌

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孫公墓誌

湖廣右布政使任公墓誌

吏部文選員外郎尹君墓誌

南京刑部郎中鄭君墓誌

封翰林院編脩徐君墓誌

卷之十八

墓誌

表誌附

輔聖莊懿夫人蘭氏墓誌

夫人陳氏墓誌

太宜人李氏墓誌

節婦封太孺人倪氏墓誌

贈監察御史韓君孺人徐氏墓誌

孺人西昌蕭氏墓表

故妻贈夫人黃氏墓誌

誌兒鎖住文

壙誌

太平侯追封裕國公謚勇襄張公壙誌

卷之十九

行狀

先祖江川縣丞贈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公行狀
先伯行述

安慶知府周公行狀

傳

丁三老傳

向孝子傳

黃氏母子賢孝傳

卷之二十

祭文

受 誥命告先祖文

焚黃告先妣文

焚黃告亡妻文

祭陳僉憲文

祭尹員外文

焚黃告先祠文

代家父告焚黃文

新居祭五祀文

祭伯母楊氏文

銘

存養銘

省察銘

克己銘

改過銘

主靜銘

主敬銘

行恕銘

朱子讀書法六銘

硯銘

筆銘

蓋銘

床銘

劍銘

尺銘

箴

思誠齋箴有序

贊

漢三臣贊

自贊

復齋焦先生像贊

封通政司參議趙公像贊

賦

楨槐堂賦

張氏孝節賦

哀辭

周是循先生哀辭

秦性初哀辭

卷之二十一

五言古詩

擬古三首

白頭吟

美人隔秋水

出金陵江口阻潮

雍熙寺書

人日喜晴

呂梁洪遇風

日

月

述古二首

看書有感

述立木之難

簡姜貴憲聞過詩

題畫

七言古詩

金臺惜別

題夢萱堂

丘氏節孝傳

秋夜

喜晴

送張尹之江陰

聽琴

擣衣篇

公莫舞

城上烏

獨不見

行路難

送俞侍郎還家養疾

題卧龍圖

送沈尚書致仕

蘆溝曉月

西山霽雪

薊門煙樹

南園秋風

五言律詩 排律附

次泐李潭雜詠

白蓮沼

深居

漁隱

入澗有作

朝東

夜雲

題送別圖

寄隱居

標山雨

洞山泉

故人見過

溪漲

隴下居

山水圖二首

過后山

東軒見訪

江風山月堂

送人之陝西

送法師住慈感

題畫

南澗

三老亭

大勝寺集聯句

除夜書懷

寄延綏叅戎曹少卿十六韻

卷之二十二

七言律詩

輓周是脩

送海州太守

送別歸浙

送練士者回鄧州

遊大勝寺廣壁間韻

送薛少卿罷官西歸

送李叅議之浙江

寄夏公謫戍

穰侯塚

寒食拜掃

孟夏書懷

觀物

答顧進士孟喬

送無隱和尚

十四夜月

再廣大勝寺壁間韻

桃源清隱

送黃主事弟還家

贈薛大理先生西蜀之行

追思先母

賜五倫諸書

寒梅賡韻寄友人姜貴憲

秦淮次韻

煙

水

塵

送平江侯守備南京

寄謝張尚書惠薑

贈宋都憲鎮守甘肅

寄延綏叅贊曹少卿

和于少保書懷

送程叅政彥實之山東

次鄒都憲韻

沙河驛途中

早起

過彰德

途次偶成

發泥溝驛

河內鄉村

懷慶道中

濟源

過黃河

洛陽

靈寶

題函谷關

望氣臺

陝州

謁華岳廟

華陰

和薛大理華山詩韻

過長安故城

和許氏咸陽晚眺韻

題蘇武墓

寶鷄

蜀道

過漢中

過五丁峽

保寧往劍州

送勛部陳郎中使朝鮮

秋日漫書

秋晚

再和漫書韻

又和韻

和人韻

再和人韻

和寄薛大理詩韻

賡薛學士詩韻

簡友人姜貴憲

賜繡麒麟紅袍

簡友人姜貴憲

絕句

自君之出矣四首

偶書

玄妙觀會同年次韻

題張真人墨竹

夷齊

晏嬰

衛鞅

平原君

和揚教諭

題畫

題

宣廟畫

卷之二十三

和陶詩

卷之二十四

和陶詩

卷之二十五

天順日錄

卷之二十六

天順日錄

卷之二十七

天順日錄

卷之二十八

雜錄

卷之二十九

雜錄

卷之三十

雜錄

右古穰文集三十卷浣齋先生李公所著也走天
順初受 詔入讀中秘書公實進教之且妻以子
後公薨治命曰遺文必歸程壻走受而藏之將十
年美正譌詮類始克定為是編以授公子璋凡集

中誌銘碑表間有與石本差異者從公晚年手白
刪定本也賡詠杜律一編有梓行蜀本存焉天順
日錄雜錄兩編則公備忘之書初未稅藁故中或
時月失次或先後重出今亦未敢一一追竄紛更
之懼失真也詠詩詠易兩編公無恙時亦另行不
在集中公故鄧人而古穰縣在鄧之封內公家是
邦因遂以命其集若昌黎河東然茲不更有沂易
者從公志也公宣德中舉進士官吏部已有文名
其後掌

帝制侍

經帙總

國史者十餘年計平生製作不止

此嗣當蒐訪為續集庶以備一家之言公諱賢字

原德歷官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學者稱涇齋
先生其家世歷履之詳別有附錄若干卷集首永
新劉文安公為之序故不敢復贅一辭成化十年
歲甲午春正月燈眠日門人新安程敏政謹誌

古穰文集卷之一

奏議

論誥勅狀

長樂郡
振軍西
請字志

臣聞 誥勅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厲名節之美事夫豈
無益之費哉洪惟 國朝制諸司職掌於誥勅一事至詳
且備可為萬世法程凡大小之臣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
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輒行追奪於是為
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馭士之方
惟此為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感激去惡為善脩
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
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為

貪夫所咲曰無異於我何苦如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之然此事非但勸夫在位之士其未入仕者見已仕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自琢磨奮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為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有國家者豈可舍此而不為哉我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此法雖行而未盛至洪熙宣德以來始大舉行於是天下之士鼓舞歡欣無不感激迨

皇上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

旨意今後誥勅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臣愚不審

聖意所在若以為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於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為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見保守者什九追奪者什一况中人之材可為善可為惡授職三年即得誥勅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為端正之士若待九年則此輩必不持久遂流於貪况九年方與得給者十無二三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使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激厲名節之事

無所於藉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
皇上留意守

祖宗之成憲遵

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勅所司今後
誥勅仍照
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依例請給在外官員
二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
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臣為驗封
主事職須誥勅既有所見豈敢隱默若以避嫌而不言則
為不忠 以所掌而自言則為要名臣寧受要名之責不
蹈不忠之罪故陳愚悃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論太學狀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
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入材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
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善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
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
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
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 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
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
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脩
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

當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
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息惠極隆
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
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飢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
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脩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
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
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其斯之謂歟永樂初年

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
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
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踈無所矜式雖有遺規

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
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
耻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位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
人為伍與無藉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
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
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
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惟
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脩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
所謂可為太息者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續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
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

可不慎歟我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
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
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
脩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於
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

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
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一下於是乎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

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

而 國家社稷永享壽域第之福全不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
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

天聽不勝惶汗之至

論散處夷人狀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
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
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况
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切見京師達人下
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
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半俸言之
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
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
則食者寡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

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
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
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
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運至
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恤督責之愈急是以
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坐享俸祿
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
餓之赤子卒至於飢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
子所宜痛心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
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
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

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飢寒者月糧而已糧
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
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
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
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
以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耻以守廉矣得此三者利莫
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
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來降絡繹
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膻畿
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
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

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致而
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
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
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
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
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
驚而達官群聚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 勅兵部將達官漸
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
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且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臣材識
不遠偶有所見故昧死以言惟

陛下采納則斯民幸甚

社稷幸甚

上中興正本策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 朝政之關遺有司之利病
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
於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
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為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

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日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脩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賜省覽於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為之時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脩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蹤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

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雖踈遠之臣萬堯之賤皆得效忠况臣職居郎署日近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雖然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

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

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

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蝼蟻之誠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

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特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

夜艾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惛然不學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

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親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贄御之箴魯廟有歌器而寓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存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寫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龜鑑以宴安為鴆毒内外交養而表裏俱備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畧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者往往皆

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據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于以防過於未然于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脩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臯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迓聲色不殖財利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絕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

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焚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

彼伏乞

陛下於內待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待其主邪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

陛下之心胷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姦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明君而不法堯舜之道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脩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為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

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而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為珪以與弟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曰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

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颯一咲夫一颯一咲尚不可輕發况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輔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

臣觀自古聖賢之治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不飾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無不節儉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不飾絺席用莞蒲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二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飢而一索悉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珠璣遮目不觀惡其奢費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紵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而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而後天降之福修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買辦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糖服食器用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為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脩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脩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于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雨得蝗死仁宗霖雨為沴

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謹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出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脩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脩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以陛下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回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予以為守成之令主予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貴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真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僂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謹恪勤匪懈守

祖宗之家法絕外人之交通蓋能以覆轍為戒也猶望
陛下時加勉勵不使怠忽且

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
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
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且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
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
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
俗士風之振不可高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
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

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也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
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
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
亦上之人有以勸之耳觀太山示戒欺誣之詩曰好事盡輸
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
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
不恬退乎黜勢家子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以愧貪墨
之後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
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伏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誣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

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朝人八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無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故也五伯之民如以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胡濙等覆奏

一曰勤聖學

前件所言歷代聖帝明王勤學之實蹟

皇上勤於聖學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如是則義理無不明處事無不當而致太平盛治於萬

萬年端本於此伏乞

聖明鑒納

二曰顧箴警

前件所言前代聖賢之君皆知箴警之道其餘不知警戒以致敗亂者往往皆然伏願

皇上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常存警戒防過於未然禁欲於將萌此誠意用功所當先也伏乞聖明留意

三曰戒嗜慾

前件所言自古聖賢之君必戒嗜慾大臣之告君亦必以嗜慾為戒伏願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養成聖德以臻盛治誠正本之要伏乞聖明一覽

四曰絕玩好

前件所言古之聖賢之君能先絕去一切玩好之物蓋恐此心之正而為外物所引伏乞

陛下從事聖學取法堯舜不縱耳目之欲此誠正心之要

伏惟 聖明留意

五曰慎舉措

前件所言人君一身為天下之標準舉措不可以不慎

伏願

陛下一舉一措必思當於理而後行乖於理而即止及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如商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如此則 聖德日新而自

無過舉矣伏乞 聖明留意

六曰崇節儉

前件所言自古聖賢之君皆崇尚節儉故時臻盛治伏

望

陛下躬行節用務從儉約以蘇民力實忠君愛民之心所

發伏乞 睿覽

七曰畏天變

前件所言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前代人

君能恐懼備省以格上天則變災為祥矣伏願

陛下備德正事以承天心倘有災異當早夜思省人事既

盡則天意必回天人感應之速誠然伏乞

聖明垂覽

八曰勉貴近

前件所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多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率皆畏謹能以覆轍為戒猶望時加
勉勵不使怠忽果能取法於前人則正直忠良播名無
窮誠為美事伏乞 賜覽

九曰振士風

前件所言士風之振否關係國家之治亂惟在上之人
有以勵之耳伏望

陛下取法於宋之太宗真宗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
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務使士風大振可追三代誠
為正本之要伏乞 聖明留意

十曰結民心

前件所言三代以至漢唐宋之有天下而曆世綿遠者
皆由固結民心所致也求其所以固結民心惟在安養
之而已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近體

祖宗盡安養斯民之道延國祚于萬萬年最為切要伏惟
聖明留意

古穰文集卷之二

奏議

上禦戎事

近因虜使來貢索要使臣文武大臣進言遣使相答節奉
聖旨令朕嗣承大統拳拳欲富國強兵以報讎雪耻思與
虜絕而卿等乃累言復欲如前遣使與虜往來非朕本心
不允所請咨爾大小文武群臣其共計議長策果當何如
可副朕志明具以聞勿事空言圖保身家而已臣雖不與
共議之列伏讀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夫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仰惟

皇上之志欲報讎雪耻諄諄告諭臣下共議長策以副其

志而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于心乎臣聞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况列於侍從立於朝廷則其憂之當何如也臣惟今日禦虜長策惟在痛敗醜類一場而已不然終不肯退然必待其自發而後應之近聞虜寇其志不小東收女直等處西收回回部落不但攻圍大同宣府而已又欲大舉入寇豈可坐待其至不早為取勝之策竊料胡虜不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攻城掠野勝之則來敗之則去亦常事也如周之君臣豈無所用其心哉而備遠禦虜僅得中策秦漢而下往往無策以禦之臣以愚見度之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

在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為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則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

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銃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以東固善又在將師之志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伸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

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效力用命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信也况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頗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若又不能為國家折衝禦侮搴旗斬將以雪前日之耻以伸朝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也哉此雖在於人事之備或亦天道之必然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為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各廠脩造此車不為甚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臣急於獻愚不暇組織成文干冒

天威無任悚懼之至。景泰二年五月十三日奉
聖旨所言皆是護國之心。着管軍馬大小文武官員看采
取而行。欽此。

上禦戎保國事

臣聞自古中國全盛者必使夷狄畏之。今中國亦全盛而
夷狄不畏何哉。蓋由兵威不振故也。且醜虜自宣德初年
以來蓄精養銳而不敢輕發。每歲來貢以求和好者。蓋以
太宗之餘威猶在。而有以畏之也。自正統十四年得利之
後。中國之兵曾無一勝。而醜虜之鋒未嘗少挫。宜乎不能
使之畏矣。然夷狄之性雖曰輕生亦知畏死。我強則退。我
弱則來。今以中國全盛之日不能示強。則醜虜之志愈肆。

而邊境之患愈多。持此悠悠實非長慮。以臣愚見為今之
計無他。惟在痛殺醜虜一場。以慰

祖宗之心。以雪中國之耻。以舒生民之怨。以振
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消。而宗社可以永安
矣。昔契丹大舉侵宋。寇準立主親征。軍勢一振。虜氣即奪。
遂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向使更用準言擊之。可保百年
無事。而靖康之禍亦弭矣。由是觀之。則夷狄之心可以威
服。未可以德化。今醜虜之多不過十萬。以天下之衆而不
敢加兵於彼者。非將帥士卒之志不勇也。由

陛下未加睿斷耳。若

陛下誠能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推赤心於其腹中。使

畫取勝之策。虛已聽納。軍中如事。以委之。然後命將出師。必能感激效力。以圖成功矣。區區逆虜。何所逃命。若只聽其講和。頻來進馬。但圖金帛之利。豈有敬順之心。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虜日加盛強。中國日見罷弊。况渠魁也。先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近又弑其君主。滅其族支。肆然稱君。無所忌憚。奴斂部落。吞併諸夷。堅甲利兵。得之於中國者實多。一旦侵擾邊方。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賈誼言於漢文帝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蓋知者防患於未然。忠臣憂治世而危明主。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伏望

陛下慮醜虜之姦兇。思必報之。讎耻惕然於心。不少自逸。雖曰據險固守。為今日之長策。然虜情叵測。而中國之感。不可不振也。雖曰以逸待勞。為方來之良計。然虜志正驕。而長驅之勢。不可不挫也。觀釁而動。用殲叛夷。寧與之功。端在於此。雖陛下神謀妙筭。先事而慮。有非常情所能窺者。但犬馬之忠。不能自己。輒用獻陳。尚希省覽。干冒天威。不勝悚懼之至。

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覆奏

切惟夷狄為患。自古為然。而防禦之策。不可不備。何則

也先之罪惡稔盈。雖握髮不足數。其傾覆滅亡。蓋指日而可待。近年之挫毒扇禍。荼毒生靈。誠萬世所必報之讎也。今右侍郎李賢奏稱前因。誠為正論。但復讎必在於用兵。用兵必在於任將。將能為國效忠。盡心所事。則偏裨以下。無不用命。三軍之衆。無不感奮。何讎之不復。何耻之不雪。何寇之不殲。邪合無准。奏行移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提督統兵等官。各要整竭忠誠。殫盡謀慮。上體朝廷委任之隆。下念軍務關係之重。一以國家為己任。勿謂身家之私謀。知有進死之榮。俾無退生之辱。及戒約偏裨以下。俾之同心協力。恪恭用命。共濟國事。以成大功。仍須上緊操練軍馬。申嚴號令。鼓舞士氣。振作敵愾。以期殄滅賊寇。以興補報。國恩。毋或自餒其志。甘為委靡。玩愒歲月。怠廢兵政。自速罪戾。以貽後悔。及照臣謙猥。以駑鈍叨掌兵戎。萬一邊方有警。不論險易遠近。當力疾以效驅馳。以報國恩。該府仍行各邊各關一體整飾官軍。用心操備。固守城池。防備賊寇。不許視常怠忽。致誤事機。如有疎虞。罪在不宥。景泰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醜虜自古中國之患。賊雖來與不來。須要常慮防備。不可怠忽。欽此。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茲者伏蒙

聖恩陞臣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惟尚書高曳履之
班學士榮演綸之任拜息一職已出尋常特命兼官實超
異數自非碩學之輩徒取濫巾之譏臣器識卑凡藝能謏
薄方虞幽黜乃誤明揚 寵恩驟降於赤霄震懼即深於
丹臆自猶知其弗稱人豈謂之當然敬殫迫切之誠甘觸
瀆煩之謹抑存國體豈為身謀伏望

陛下照察愚情愛惜名器無嫌改命惟在量能枚 渙渥
於已頒免速顛於非據庶新榮而弗玷斯素守以獲安恭
布忱言伏須 允報臣不勝感激竦懼之至 天順元年

月

日奉

聖旨不准他辭還着做尚書辦事欽此

謝除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茲者伏蒙

皇上陞臣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惟尚書乃喉舌之
司學士實腹心之寄况天官居六卿之首而翰苑為儒職
之榮匪得賢豪曷勝斯任臣天分弗高人才甚下冒應兼
組增震孤衷寄祿之階頓崇加秩之寵胥至乃非常之幸
會誠不世之異恩况資翰墨之所長尤匪駑駘之可稱周
章就列俯仰懷慙退省其愚將何塞責心獨知其冒昧人
共指其僥踰姑云職業之常尚容自勉儻論 乾坤之造
夫豈能酬臣敢不激勵壯心贊襄先務用輸忠盡圖報
寵光期不負於 清朝誓益堅夫素志願效論思之實敢

辭鉛槧之勞臣無任仰戴 聖情之至

辭第宅

臣本以一介布衣遭逢 盛世游歷美職累荷 光榮自顧才無寸長學非優等濫竽 綸閣祇益汗顏茲者又蒙 皇上賜與房屋夫功微而受厚賞者在理非宜能薄而承 殊貺者揆情未當 天恩莫大雖不吝於九庸株守如常 詎敢安於甲第伏望

皇上收回 嘉命用遂鄙懷俾臣不動舊居均為受 賜無任感激聖情之至天順三年十一月 日奉 聖旨卿輔導有勞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

三年考滿謝賜寶鈔羊酒

今日伏蒙

皇上以臣賢三載考滿特遣太監牛玉 賜臣鈔五千貫羊三隻酒三十瓶臣拜領之際愧悚無涯竊以 異數之頒乃 昭代優賢之禮腆儀之賚實 聖君待士之誠宜有勞而後加豈無功而遽受如臣者名習藝文實踈學業顧才力何補于 當宁而 眷注特異於在廷幸幽黜之偶寬豈晉錫之敢望顏忸怩而罔措心踧踖以不安 息重丘山懼深淵谷尚異臻於實效庶少塞於空餐 睿獎夙叨惟悰彌極俯殫駑鈍仰服 龍光臣不勝感荷 聖情之至

上鑑古錄

臣賢猥以鷲劣遭遇 明時恭惟

陛下聰明睿智英邁絕倫凡百所行多 盛德之事臣不勝感激忻躍尚慮前代聖賢之君事迹浩瀚難於編覽今特錄堯舜以下二十二君每君摘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名之曰鑑古錄臣於每段之後畧為解說數句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夫古之大臣莫不欲致君於堯舜之上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又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今臣以庸下之才謬當輔導之任深懼不如古人况陛下有可為堯舜之資而臣不能將順其美可謂忠乎臣

觀

陛下所行之事已有超越前古者若又以此二十二君之善兼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可同於堯舜而光祖宗矣臣犬馬之忠不勝惓惓謹錄進呈

上狀自劾

因災變

臣本以凡庸素無出眾之才過蒙

皇上任用置諸輔導之地加以 眷顧之隆在臣自當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致君為堯舜之君使天下之民皆得其所今乃尸位素餐緘默不言上不能輔導 君德下不能康濟民生以致天時不和人心嗟怨及 上天垂象猶不知警戒進言勸 君恐懼脩德以回 天意而乃優游度

日若罔聞知是豈大臣之所為哉伏望

皇上明示罪罰或放歸田里以為大臣不能盡職之戒別
選忠良之士任用庶幾災變可消 天意可回而

祖宗鴻業可以永保無虞矣臣不勝惓惓待罪之至天順
四年 月 日

辭加太子少保

臣本以凡庸才識早下誤蒙

皇上簡任置諸清切之地擢為吏部尚書兼職翰林學士
班高曳履任重衍綸自顧非才承此 異數因循度日于

五年仰惟

皇上進德惟新勵精圖治躬理政務獨斷萬機如臣之愚
徒爾充位於文墨則未精於學問則不博論思之所當盡
者不能盡職分之所當為者不能 為曾無毫髮之長以
補萬分之一久處密勿祇增忸怩昨者偶被賊傷幸無重
損今蒙

皇上加臣太子少保臣聞命有驚措身無所不惟自慙於
非據實憂仰累於殊恩敬殫迫切之誠甘觸瀆煩之譴伏
望

皇上察臣僥倖已多念臣滿盈是懼既俾不去舊秩自足
勉效愚忠揣分宜然懇辭非假願惜名爵乞收 寵恩尚
冀 矜從伏須 允報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天順五年

八月十六日奉

聖旨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

六年考滿謝賜寶鈔羊酒

今日伏蒙

皇上以臣賢六年考滿遣太監牛玉賚鈔五千貫羊三隻酒三十瓶至臣第宅 賜之臣拜受之餘愧悚不已竊惟明君待士必伸 眷注之隆昭代重才不吝優蕃之賚顧惟異數豈及常流如臣者資本腐儒生逢 盛世官崇而效寡祿厚而報微面形撻市之慙心抱履水之懼有妨賢路無補

聖朝晉錫忽臨危悚益甚冀塞論思之責用酬覆燾之仁

勉竭葵誠尚殫驚力臣不勝感荷

聖情之至

乞消天變

臣昨夜親聞空中有聲此變尚未消弭臣切憂懼不能安寢今日退朝密觀文獻通考書有曰無形有聲者謂之鼓妖以為天下人民貧苦愁怨則有此異今若將一切於民不便者悉皆停止與之休息則 天意必回變異自消伏望

皇上發心憫念小民艱難凡百所需咸且停罷過一二年待時和歲豐百姓富庶安樂然後斟酌復行庶為穩便臣忠懇之懷不能自己親筆書寫謹具題知

遂頒 詔寬恤天下

乞退閒

臣猥以凡庸天順初誤蒙

先帝拔用自幸遭遇感激盡心用圖報稱乃被奸臣石亨等陷害幸賴

先帝保全復留任用天順五年反賊曹欽又欲害臣已被刃傷幸而不死去歲門達又欲害臣幾遭誣陷之禍幸賴朝廷辯明免受汙辱之名臣思平日並無怨惡於人然累次被人陷害不過以臣職居輔導心懷忌嫉故耳今

皇上即位大赦天下賞罰明信紀綱振舉中外臣民無不懽忻感戴不料有等貪利之徒見 朝廷法度清正屏除

奸弊如此不得遂其所欲却歸怨於臣往往寫無名帖子

指臣姓名說要傷害意在惑亂 朝廷臣往時屢經危險

懇辭退休

先帝不允今又聞此憾恨之言臣實不自安決宜退避况

臣稟氣最薄眼目早已昏花齒牙脫落大半犬馬之年已

近六十豈能久於人世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受

朝廷高爵厚祿已有年矣若尚留戀不即退去則是貪位

慕祿不知止足安能保其不殆辱乎臣念慮及此殊增憂

懼伏望

皇上察臣衷悃之情憫臣懇切之懷容臣退歸田里庶得保全晚節優游待盡而感戴

聖恩於無窮也臣冒干

天顏不勝悚懼期允之至天順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歷練老成朝廷倚任小人造言無理朕已有處治
宜盡心輔導所辭不允欽此

乞重用老成

臣本以凡庸才學疎淺天順初蒙

先帝擢用於內閣辦事蓋偶遇缺人之際聊以備員非
天下之極選也臣彼時不敢遜避黽勉就職環顧其中誠
所弗堪是以八年之間恒懷憂畏外雖強為支持而心則
未嘗一日敢自安也况近來不乏臣者讒毀多端謗議沸
騰蓋由臣之鄙性拙直不能委曲宜乎人所忌嫉兼以素

行不能取信於人故耳臣思內閣實機密重地須才

老成素行服人者可當此任竊見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王
翱由進士出身歷官五十餘年廉慎忠勤小心翼翼高見
遠識異於尋常士林推重未有過之者也乞照宣德年間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例輟其部事量進階秩命入內閣
俾與大議臣願隨行而協助之庶足以見朝廷重用老
成之意而忠厚之風亦可以少振也臣布此誠懇為國
至計伏望

皇上鑒察而俞允之幸甚

代襲封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

聖駕親臨大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子孫陪祀 恩賚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繼體守文光啓重熙之運宗儒重道躬勤 萬乘之尊爰釋奠于先師亦寵招其後裔歡騰洙泗榮被縉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天錫 問學日新膺 寶曆而撫及豐成

績述 祖宗之洪業立 皇極以臻康乂允懷賢聖之嘉

謨 鑿輿肅止於橋門玉帛敬將於禮殿籩豆加飭裸獻

有儀八音諧而神人和敷奏大成之禮樂百官富而宗廟

美增高數仞之門墻豈惟崇德而報功用是化民以成俗

臣材猶樗櫟業愧箕裘主鬯為勉守家庭之訓聯班觀

關叨承

聖主之恩盛事欣逢遠陋漢明之儀度遺經空抱慙無穎達之敷陳感激徒深揄揚莫罄伏願奎壁文明乾坤道泰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益興三代之英才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萬年之 宗社

珥災自劾

近者禮部奏今冬氣燠失調天不降雪乞 命文武羣臣

脩省祈禱臣切思陰陽不和固大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而

大臣之中其咎最重者惟臣一人何也五府六部都察院

諸司各理其事臣居 內閣不但專掌 制勅文書而已

又任輔導之職與聞 國政天之降災示變非臣之咎而

誰咎且臣本凡庸與衆無異天順初誤蒙

先帝擢用蓋彼時翰林急無老成儒臣備數臣亦自知才學踈淺不堪是任每欲辭之弗獲八年之間雖蒙

先帝厚恩未嘗敢自安也

皇上嗣登寶位念臣青宮隨侍之舊仍前委任但臣之

素行未能取信於人嫉忌謗毀者至今不息雖

皇上之明不為所惑而臣心實不自安已嘗懇乞退休未

蒙矜允近來天象屢變水旱相仍人民饑孳盜賊生發

是臣已不能盡職之所致也前代居公孤之位者多因災

異策免今文臣之中惟臣濫叨少保之職而又不為士論

所取雖無災變亦當罷去况有此災變尚可恬然自安而

不退乎今內閣不為無人伏望

皇上察臣情懇賜臣罷歸田里則天意可回災變拜而陰

陽可和矣臣冒干

天威不勝竦懼期允之至成化 年 月 日奉

聖旨脩德拜災上下同之引咎自歸已見誠意所辭不允

繳進兩廣事宜

為征勦兩廣賊寇事有本院編脩立濬係廣東人深知彼

處賊勢強弱民情休戚為見 朝廷遣將出師前去征勦

且喜且懼備將用兵事宜開寫揭帖呈示臣切看得立濬

所言利害得失明切詳盡用之必可成功以此不敢隱蔽

謹錄一本繳進伏乞

聖明俯賜睿覽仍發下徧行總兵等官知會是亦平賊之

一助也謹題

論輔養君德

切惟人君一身為天下之主所係至重臣民瞻視以為休戚四夷觀望以為向背若行事合宜則中外人心自然悅服不然則人皆離心離德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今

陛下初登寶位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仰望治平然治平之本在於君德而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必得老成端謹之人可也臣切見內臣曾事

先帝歷練老成隨侍

皇上端謹小心者不為無人伏望

皇上命其不妨管事於每日退朝燕居時分不許暫離左

右舊日隨侍讀書者宜照舊每日隨侍不必分班其餘使令之人亦須選擇謹厚淳篤者供事如此庶於君德有益但有輕浮頑滑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皆不可近伏望

皇上即日退出各衙門辦事毋令隨侍如此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為宗社生民至計敢不竭忠盡言惟

皇上剛斷而進退之天下幸甚

奏災變

臣見昨日申時天大雨雹風雷交作飄瓦拔木又聞天地壇正殿覆瓦及各屋垂脊外門拴木多有損壞上天垂

戒之意顯赫如此不可不懼伏望

皇上勉加脩省雖在閑靜之中常如對越神明之時不可一毫與左右褻狎亦不可聽其哄誘而寵用之每日惟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如何而脩朝政如何而舉念茲在茲頃刻不忘又當寫勅戒諭群臣使君臣上下一同脩省庶可以回天意臣愚見如此謹具題知

乞終制

臣於成化二年三月初七日聞父昇於二月二十二日在家病故移文吏部具題欽奉

聖旨李賢着馳驛奔喪去上既來臣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士之見用于時者無分大小於父母之喪有三年之制

俾為子者得以盡其孝親之心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况臣叨居重職若因所任之事而不得盡為子之道恐無補於名教也伏望

聖恩憐憫容臣終制依例起復庶得忠孝少盡於萬一矣臣不勝懇祈天恩之至成化二年三月初九日奉

聖旨朕賴卿輔導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不允終制

再乞終制

臣聞父昇喪例該守制吏部具題奉

聖旨命臣奔喪而來臣即具奏懇乞終制又奉

聖旨不允臣切思自宣德七年出仕違父母膝下三十五

年矣。父今八十七歲而卒，使臣又不得終三年之制，抱此終天之痛，死不瞑目。臣之私情，其苦如此。今

皇上必欲臣奔喪而來，蓋以事有不可釋者。臣惟君親無二致，忠孝同一理。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不能盡孝而可以為忠者。

皇上之意，以為國家事重，不可以彼而捨此。臣亦知其所重在此，但今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亦不過贊成其事而已。無臣贊之，亦不為欠。臣之去就，甚輕。

皇上所以留臣者，未見有不得已之勢。昔宋時宰臣富弼聞母喪，守制朝廷起至五次，弼終不起，蓋以朝廷有人，不至於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跡跡似亦類此，伏望

皇上察臣區區懇切之誠，容臣終制。少盡孝情。况三年之間，瞬息而過。臣今年纔五十九歲，假使未填溝壑，驅策駑鈍以報

皇上，尚有日矣。臣不勝悚懼期允之至。成化二年三月十一日奉

聖旨：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終制。所請不允。

三乞終制

臣本以凡庸遭逢 盛世，誤蒙

先帝擢用，八年之間，因循度日，無所建明。有乖清議，而天

下後世之所譏誚誠不可追也

陛下即位之初不錄臣之過而反加以高爵蓋念青宮
隨侍之久耳彼時普例陞進臣雖自揣非據不敢獨辭後
屢以為辭終不賜允臣心愈加慙懼今臣不幸遭父之喪
循禮守制子道當然

陛下念朝廷事重謂臣可以委託堅欲奪情不允終制不
知臣實駑劣不堪此任有類折足之鼎將必覆公之餗况
奪情亦非太平美事臣若奉命供職不惟無益於朝
廷抑且增罪於臣身且古之大臣若房玄齡張九齡寇準
文天祥諸人雖皆奪情人不非議者良以各人之才足勝
重任而有益於國家天下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耳而亦
奪情寧免人之非議乎臣無事之日亦招謗議今若不獲
終制不足臣者得以藉口必謂臣心以此為榮姑陳奏章
免人非議而已伏望

陛下察臣此言容臣終制然後供職庶為太平美事臣迫
於至情不顧煩瀆之譴惟

陛下矜而從之幸甚成化二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故累辭不允若固違
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所辭
不允毋得再陳

四乞終制

臣本無過人之才叨居重職每欲辭之不可得茲者罪逆

深重禍延於父抱此無涯之戚雖循禮守制不能稱情吏部援例奏請

皇上以用人之際不允終制臣又累訴衷情

皇上曲賜優容終不矜允臣彼時自慮且待回家安葬畢日決意不起遣人馳奏務求終制不意

皇上特遣內臣馳驛同行妻子不得隨去到家匆匆擇日

開穴卒哭祭畢內臣即日迫臣上道臣欲寬延數日亦不

可得臣念君命為重不敢不從私心自計到京謝恩

之後披瀝肝膽祈天請命今具疏上陳節奉

聖旨勉起就任所辭不允臣捧誦之際涕泗交頤所以不能仰遵

聖訓就任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安也用是再竭愚衷上

塵天聽况臣犬馬之年迫於衰朽縱依命供職未必

能副

陛下之盛意徒重臣之慙增臣之罪而已伏望

皇上早降綸音許臣終制不惟俾臣得遂所願而於朝

廷亦有光也臣哀疚之中語言無緒冒瀆天威不勝殞

越待罪之至成化二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卿言之再三朕已具知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

就任慎勿再言

古穰文集卷之二

古穰文集卷之三

書

與薛僉憲書一

嘗竊以為天下之士無不可與為善者特以聖賢不世出而無有成就之者昔孔子不出則七十子終晦於當時程子不出則游揚諸公不顯于後世夫天下之士如七十子游揚諸公者未嘗無也惟其不遇聖賢故無以自立于世士之不幸無大於此昔羅仲素聞揚中立得伊洛之學遂不憚千里往學焉既三日驚汗浹背曰幾虛過一生使仲素當時不遇中立未必能傳其道顯名後世嗚呼天下之士如仲素而不遇中立者多矣固知虛過一生而莫由也

已其志可哀焉如某之不肖安敢自列於游揚諸公意者
使得遊於程子之門雖不敢望游揚庶幾於聖賢之道得
聞萬分之一必不為程子所棄矣豈至如此而已雖然聖
賢之生關乎氣運以今之世觀之氣運可謂盛矣而未有
聖賢者出豈方出而未顯亦雖有之而人不知若曰有之
未必不知意者其方出而未顯也今天下之士有志於道
學方出而未顯者豈閣下其人歟某幼時務農十八始入
學乏良師友無所發明在學七年為有司催迫赴試不幸
而中既而以公務至山西得見閣下議論淵源心竊自喜
以為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嗚呼孟子之不為鄉人亦明矣而憂之
如是若夫中人以下之質設使其心如孟子則其憂當何
如哉此某之所以大懼也然雖愚昧所擇亦明默觀四方
賢士大夫其於道學見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閣下於是願
遊其門冀無虛過一生惟閣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之
倘不見阻自當質疑不敢怠不敢忽

與薛僉憲書二

向者不揣無狀輒敢請教于左右已而赧然恐懼待罪不
意閣下矜其愚昧辱賜教墨示以造道之方於是歛衽起
敬而披誦累日不能釋泊閣下來京幸欲相從冀聞咳唾
之音柰拘於職務未及再會而閣下行矣付之悵然來喻
謂讀書而不由其道不免負積還珠之弊僕初未之覺已

而留意驗之身心開卷便覺與聖賢不相似始大慙懼乃知向日誦其書解其義未嘗求是道體之身心真無用之糟粕耳宜乎於聖賢之道無異於夢中冥冥茫茫莫知所之來喻謂但覺心身存履少有違理則一刻不能安其身若於道理不實見得烏能如是僕之所以願承教者亦求如是而已竊惟先儒論求道之方非一端至言立身進步之要獨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及言所以用力之方則以中庸戒謹恐懼為持敬之本大學格物致知為明義之端此聖賢造道的實緊切工夫有志於學者舍此無所用其力也然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中人以下之資安能自振拔邪必得師友

朝夕講明相觀而善如此琢磨十數年後萬一可望嗟夫欲學齊語一齊人教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求之不可得况於楚咻之中無一齊人之教而求齊語得乎僕之所行有類於是且志又不能勝氣每於經書讀未終篇已欠伸思睡縱強之不克是以一曝十寒卒無次第望於道理有豁然貫通處何由得哉然忠孝大節固不敢虧惟聖賢細膩工夫精義妙理見於行已接物之際決不能到非敢自棄也素無涵養思索講明之功實理不能得之於心故耳然非不知為己為人為義為利之分凡有動作欲體為己為義之真但不能灼見辨之不精毫釐少差忽不自知已墮於為人為利之域矣此僕之所以凜凜也敢不就有道

而正之夫所貴乎君子者以其能成已成物也古之先儒莫不惓惓欲接引成就人不追既往不逆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望閣下以是存心啓迪來學若夫人之斥嘆乃世俗常態非所恐也來喻所謂熟讀聖賢諸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體之身心繼以無倦自今以往敢不服膺僕之所以願遊其門不肯他適者以閣下見道分明故也伏惟察其志而教之幸甚

擬上執政書

生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大人先生閣下生惟閣下名重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閣下而士風之振與不振豈非閣下之責哉今天下之士奔競之習未止而廉退之節

少見豈世道日降而人不復古歟亦上之人有以使然歟不能無疑於是也夫人材之盛衰係國家之安危士風所關不其要乎此生之愚見獨敢以是為閣下一陳之然閣下盛德大才博學篤行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魏公者固知後生小子淺識薄見安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其心以為古之君子不可得而見之美幸而今之君子有如古之人者不得一接其言終身之恨也於是不揣無狀輒敢妄言瀆聽竊惟近代以來士風之盛莫宋若也原其所自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昔王文正為相張師德兩造其門文正遂薄之以為狀元及第但當靜以守之彼尚如是則無階而入者當何如邪雖惜

其才遂終身不用其所以抑奔競勵廉退之意深矣吾是以知宋之士風宜於此乎振之韓持國執政一官上書求知伊川先生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反使人求己蓋為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其所以惜廉退惡奔競之意篤矣吾是以知宋之士風宜於此乎正之至若與一官者必固辭有一過者必求退居當道者初無戀位之心在下僚者率皆高尚之士宜乎宋之人才有三代之風君子推本必當歸功于如二先正者生之所以惓惓於閣下亦欲如二先正之意以振士風使當世之士無愧於宋不勝至願冒犯左右恐懼待罪惟閣下察其志而恕之幸甚

簡金尚書

伏惟左右豪傑之才耿介之操求於古人中亦不多得以區區愚陋無似累蒙眷注思欲效誠獻忠於左右久矣今左右以國家安危為己任因邊城乏糧勞心竭慮為轉運計不欲費損國家前者朝覲官已運米十數萬石今又欲在京為高大戶軍民之家定為則例運之以與冠帶蓋為社稷大計出於不得已而為之者但衆人不察此心以為故欲為此損下之舉是以多生謗議謂古之大臣為國大計務在得人心凡有所費寧在虧官不肯損民恐失人心故也極知左右之心非不欲得人心也以為此等為商之家承平日久所積必厚然其間亦有銷乏不似前日

者今奉行之人又過於嚴察稍見其家房舍動用脩飾便謂有錢拘而報之不聽其訴只欲多報為功不知十無一二不窘者况此時四方人心離散者多居京師者又以此逼不無動搖其心所關不小見說四方商賈聞知征稅有增多止而不來今被拘報者亦欲賣房散去夫京師者大衆也今為此舉則大衆日散不可不慮或曰左右所舉已行雖有諫說必不從也予謂此說甚非蓋不忠於左右者云耳果事有不可即當切告未必不從况大德寬宏何所不容輒敢以所聞不便者為獻望高明熟察審處之

答陳祭酒書

晚生某再拜書復致政大司成陳老先生閣下區區曩者

筮仕之日聞士林清議謂先生道德隆重威儀尊嚴造就人材具有成法與宋之胡安定不相上下於是蔽之胸中日切景慕及文旆至京區區群衆中進見獲覩風采乃知果為天下第一流人物第以拘於官守弗克從遊為恨後凡來京區區未嘗不進見既而歸休人皆惜之以為斯文宗主未有接其芳躅者且先生為天下儒者師豈必出其門然後仰之况區區叨在搢紳之末今濫竽館閣於前輩師儒當伸問安之敬但多事匆匆弗克致書茲乃先枉教墨之賜感愧交集緬惟先生優游林下安養天和山色水光詩懷酒興天壤之樂無以代之欣羨欣羨區區株守如常不足為長者道專此奉復臨筆翬翬惟自愛前迓景福

不宣

答王仲宏都憲書

鄉未賢書復都憲仲宏文契足下屢荷惠書匆匆弗克裁
答茲者又承見惠云令子愛女已沒極陳悲哀之狀遂欲
自毀求罷夫古之君子立心制行具載方冊皆可師法試
觀宋名臣言行錄大抵知有國不知有家其心以為不如
是不足以立功名事業於天地間如富弼使契丹家書至
不開而去彼非不重骨肉之情蓋事有重於此者故也且
人之脩短自有定數君子當以理自遣子夏哭子喪明見
責於朋友先王制禮務合中道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也安
有因子女之亡盡棄平生之志乎又云速片于此足下為
都憲大臣巡撫重地切近京師正得時行道之秋遠斥二
字實不相干顧乃取而納之於己誠所未喻 朝廷以足
下才智過人託以重寄今因子女之殤輒欲陳情求京帛
恤愚見以為不可凡教次書來見足下之意不能無私情
之累誠非鄉里所頌望者而今而後足下宜盡改前憲一
少勤勞 王事用昭令名於無窮幸甚

簡江西黃布政

今科得一進士張元禎選為庶吉士入翰林讀書此子年
方二十三四學問甚博誠見甚高立論出人意表行文筆
力老健一奇才也不易得不易得但聞其家微而且貧茲
者告回畢姻本不欲放去留之進學過二三年然後成婚

未晚也又憐此子所稟欠厚骨體甚弱况血氣未定之時
婚事用遲為好第念其父命再四不可強留若到家畢姻
後早令起程明年二月中望其到京且彼處得此子於左
右亦有光也可留意照拂其來至囑至囑

答國子監丞閔禹錫

昨得足下書及復披閱足見才識高遠出於尋常萬萬比
嘗痛恨自己立志不堅無所成就不免虛過一生得見足
下篤志進學如此亦為幸矣故以書相勉且道理無窮雖
古之聖賢亦未敢自以為足足下謂於道半明半暗未得
打成一片而受用雖云謙辭蓋亦自知之明有益求長進
之意在於不言之表矣但謂向上一節無誰與講是以舌

本久強教無所施詳味其言則向上一節惟足下自知更
無一人可講可教者夫向上一節豈易知而天下之士豈
易輕邪雖周程張朱造道之深何嘗自謂獨知向上一節
遂謂天下之士不可與講而教無所施也况在已於向上
一節或未能盡知而教人之具或未必無缺遽謂不可與
講而無所施毋乃忽於自察乎且既自以為半明半暗是
摸範未備於已而謂教無所施可乎既自以為教無所施
是師道已足乎已又何親炙於人而賴其資乎所引韓退
之云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自謂
不敢如此且退之與于襄陽書有所干求故發此相須之
言以挾制之期於必聽豈聖賢道德之言邪况於此書前

後篤志進學之意亦不相類而足下引用其中誠所未喻夫以足下致書盡禮如此豈可輒於辭語之間洗垢索瘢誠愛足下之深務期造於醇正之地故耳幸勿以為狂毫而鄙外也及觀佳作數篇辭意高古可喜但為文貴條暢只看晦庵草廬之文如行雲流水理明意到初無險礙讀之令人快然於心二儒詩文累牘可謂多言矣於道不惟無害而且有所發明更望足下取法焉

與李叅政書

近因陝西守臣奏薦左右為叅政專理糧儲朝廷特賜俞允可賀可賀予惟此任不比尋常正是立功名之秋比先年公專理此事聲價由是振起近來揚君專理此事行之亦自安靜今左右代理其事功名在此一舉但念此時陝西非前日之比以邊陲言之虜寇侵犯日久糧儲費已多以腹裏言之連年災傷人飢加以大軍供給人民疲困已極存活者不得力田逃竄者多未復業若又徵運糧草豈不愈加狼狽雖左右有為勢必有不可遂者為之奈何以區區愚見當以撫安百姓為先若使人皆耕作百穀既登方可徵運如或不察下情惟欲所委事完以兩不得濟慮恐別生事端矣望左右留心斟酌預為遠幸甚

復張用瀚叅政書

茲承惠書足見雅意但稱許大過且使人必於其倫臯夔

周召聖人之徒也區區何人可比倫邪在他人亦不宜如此稱譽况足下鄉友之至尊者豈可發此過當之言而今而後但聞行已有乖繆者即規諫之可也且區區與足下同鄉同年出處相似素愛足下為人平易坦率雖兄弟骨肉不是過也昔足下由戶部轉吏部雖區區之意亦公道耳非有私也天順初足下乃為右職所薦平生節操反被少損區區亦知不由足下特此輩以相知自為功耳向若不由此輩薦之不遲數月必為公論所推一時郎署豈有出足下之右者由是而為卿佐孰得而議之足下今日居藩尚以古之君子自勉其仕途利鈍不必芥懷安知今日之屈不為後日之伸乎非相知至厚言不及此區區居此亦甚危殆每欲退休莫遂其願但日復一日惟冀不虧晚節耳餘不一一

與叅議兄時榮書

弟某書奉兄時榮左右向者聞兄在任處事或偏因此有書勸戒蓋骨肉至親情不能已故耳若疏遠之人任其所為於已何干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兄乃不然弟之勸戒蓋必不察此言耳既而聞被校事者奏發弟甚恐懼慮不可解一日因上召問別事畢言及此事遂蒙記兄之名似有輕減之意今又遭此曠蕩之恩脫然無事却因言官議論吏部考按

年老還家致仕得以保全晚節何幸如之兄今回家優游
暮景鄉園之樂寧有涯邪弟居此勢位亦甚危懼每欲求
退未遂所願待一二年再用懇辭會須見從也只此不悉
辰下向熱惟冀自愛

與山西鄭僉事書

近者揚編脩送足下所寄一書并詩三首足見雅意且喜
足下實授憲職但云有母見在意欲援京官例求封此固
人子之至願有不可得遂者足下必欲遂此願則惑矣且
母氏之榮雖在於此其柰勢之不便在足下惟當盡其職
分之所當為耳若使是方學校大興士風丕振才猷見於
行名聲昭乎時足以慰母氏之心矣其榮孰甚焉况人事
盡而天理得然則前所願者庸詎知其不終遂邪足下為
是藩斯文領袖人才邪正係焉或差之毫釐即繆以千里
可不慎歟來而不往在禮為非輒以是奉答惟足下裁之

請劉主靜學士為冠賓書

僕之長子名璋年已長成粗知禮義茲欲加冠於其首顧
惟冠禮者人道之始古人之所重也冠義所以將責成人
之禮焉可不重歟然古禮筮賓後世無古之筮惟賢是擇
以今觀之搢紳之間學問之博行義之篤孰有過於先生
者故敢請先生為之願先生有以教之也卜在五月二十
二日至期恭俟僕蒙惠然賁臨玉成其事感佩盛德寧有
既邪專書以達萬冀不外

與友人姜貴憲書

向聞足下遭內艱還家繼又聞途中遇鼓盆之憂第恨宦路遠隔不能致生芻之真惶愧曷已茲承惠書足見故舊之情且審克襄塋事慰懷慰懷今歲朝廷恩典極寬下民想皆被澤區區自去歲以來屢經危險謗議紛紛播傳四方足下豈不聞知但以剛中自守獨立不懼近日頗就安靜此心惟欲天下蒼生皆得其所一身禍患非所恤也先正云為善為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且天順年來區區所親見者善惡之報錙銖不爽自念本以凡庸冒居輔導之職雖無正君之效而濟民之心未嘗不切切焉然奸惡之徒恒欲加害卒不見遂以勢觀之如群虎逐一羊萬無可脫之理豈料虎反自斃而羊尚存焉其故何哉蓋善惡之報誠如古今所言不可誣也區區每以盛滿為戒決意求退未蒙見允柰何柰何但着意保全晚節而已惟足下相知至厚故一告焉

簡蕭司馬

向者朝廷以左右叅贊機務深愜衆望且謂根本重地自此有托矣尋荷左右惠書歸功於區區不敢當不敢當但往時公道難行料左右平生之志未能盡展茲時可以行矣况代守備者不過醇謹之人中人之勢亦非昔比或有私情決不可從凡百興利除害撫恤軍民安靖地方之事皆在左右一人太平氣象先自根本之地卜之佇見功

名事業由此益盛矣朋友之所願望者如此諒左右必能副之

與趙都督書

近聞獨石羽書交至此賊必然入寇且京師每歲費糧數百萬石以養軍士為何專在禦寇而已今歲又有銀兩之賚俗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軍士不思平日費用朝廷錢糧一旦用之凡百所需又仰給於朝廷有不遂者輒生怨望蓋由上之人不能申諭故也今兵士聞征虜寇其心皆怯有詐病以避之者曾無奮臂敢勇之士蓋由將帥不能鼓舞振作故也若兵無銳氣望其遇敵取勝難矣欲造鹿角拒馬鎗釘板楸絆馬繩皆非殺賊之具不

過欲自衛其身而已况木鐵之費動以百十萬計雖定天下者恐亦無此費也惟足下熟籌之

與劉顯孜都憲書

近聞蘇松嘉湖常鎮諸郡多水禾稼無收人民飢窘且云賴有巡撫者在不然無所望也由此觀之則數郡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左右一人正勞心焦思之時凡百救荒之政宜極力為之可也見說彼處在官錢糧積之亦多若能存活民命雖盡數給散亦可此事在左右一力主張儻以為官物不敢盡用以致人民餓莩流離亦左右之責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飢民五十餘萬自謂賢於中書令二十四考朱文公在浙所至多災民不聊生而救濟之術無所不至

以理言之賢者所歷宜召和氣以事觀之必如此然後見
仁人之用心也或者天災流行預擬斯人以全一方生民
之命耳又聞蘇州知府得人數十年來纔一見焉今年天
下多水未有甚於彼處京儲所供全出於此不有人民何
由而得勉之勉之

請吳與儉學士為冠賓書

某再拜書奉學士吳老先生閣下僕之第三子玠年已長
成粗知禮義茲欲加冠於其首切惟冠禮者人道之始古
人之所重也而後世忽焉區區忝在搢紳之末不忍以後
世所忽者從而忽之於是勉求古人所重之意將責其為
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但古有筮賓之
禮而今則無古人之筮顧惟擇其賢者為之今名公鉅卿
不為少矣而儒行之高未有過於先生者况先生有母壽
踰九齡有子官為風憲一門福壽當世罕比故予輒敢敦
請先生為賓不但有以教之而又藉其積善之效以勵之
也卜在是歲正月二十七日至期恭俟倘蒙不外惠然賁
臨玉成其事則僕之父子所以感佩盛德者誠無量也專
書以達惟先生其亮之

答汪敬主事書

同榜百人所餘無幾每一念及為之悵然惟年冠不戀戀
於祿位其就職也最遲其休官也最早若以冥冥棄除之
數度之而年兄優游林泉之樂宜方殷而未艾也若區區

濫叨崇階無所逮明既不能康濟天下又不得引退較之年兄孰得孰失此可為智者道也茲承惠書乃有健羨區區之意足見友道愛厚而於鄙懷所存宜乎不暇悉焉及誦奔走衣食之言於心惻然且以杜少陵自况而無王叅錄之濟者柰何柰何區區概念同年之義特以俸祿之餘少助二五之數不必如叅錄也繼今以後倘篤交道尚以區區所行缺失見告辰下漸熱惟自愛不宣

古穰文集卷之三

古穰文集卷之四

記

浣齋記

景泰辛未秋予構小室於客廳西扁曰浣齋客有過者顧之曰予以浣名齋惡乎浣將浣其衣乎抑浣其身乎予應之曰非也欲浣其心耳客惑焉曰身有垢浣之以水心何浣乎予曰子徒知浣身之垢以水而不知浣心之垢以學天之生人異於物者以其靈且貴也所以靈且貴者以其心之明也柰何世之人蔽此心於物欲棄靈貴就昏賤聖賢憂之乃示以學問之道使之除物欲而明此心蓋物欲者心之垢也學問之功浣心之水也嗟夫今之學者惟惡

於浣身而不急於浣心見身之垢不俟終日必潔其膚而後已於心之垢而反忽焉何哉蓋垢在外而浣之以水者其功易垢在內而浣之以學者其功難行其易而忽其難世之常情也惟古之君子能從事於難而不忽是以大學在明明德必本於格物致知中庸自明而誠必由於學問思辯也若夫克己復禮顏子之浣心也寡欲養心孟子之浣心也制外安內程子之浣心也嗚呼六經四書聖賢之言無非浣心之具也學者徒玩是具不知用力於浣心所以靈貴之棄者不可復得昏賤之就者不可復除吾為此懼而加省焉扁其室所以示不忘也客歛衽謝曰吾今而後而知心之垢浣之方矣顛拭目以俟子心學之成是為

記

李氏祠堂記

先王制禮於報本追遠之祭獨注意焉何也蓋非物之自外至者禮由中出生於心者也况禮有五莫重於祭而祭之大者惟在乎報本追遠而已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以祭其先而庶人無廟蓋禮之曲折非庶人所能行也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後世大夫士之家非有朝廷之賜不得立廟與庶人無廟者何異欲不忽祭之義難矣先正大儒獨為此慮乃創祠堂之制以為上下通禮此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也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蓋尊祖敬宗之意開業傳世

之本有家名分莫大於此者予昔以大故還家承父兄之命始建祠堂於正寢之東一遵朱子之制三間五架中門兩階內列四龕以貯四代神主凡百器用莫不畧備歲時祭告俱有定式品物之數因時制宜務使子孫可繼而行雖小有損益從權取便要之不失先正之意然祠堂內有祭器外有植木祭器不可鬻植木不可薪嗚呼後世子孫安能保其無不肖也觀陳氏作思亭記欲甄之子孫視其善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寓意深遠吾族子孫登斯堂也覽吾之言而思彼之勸戒其不油然而興起孝敬之良心乎如是則斯堂可傳於永久而世世子孫庶無忝其所由生矣若夫盡其誠慤精明之心以饗親而受其福在吾子孫之所自勉也遂刻石而記之

澗河石橋記

洛城之西十里許曰澗河即周公營洛卜澗水東之澗其源無常惟冬及春泚泚瀟瀟波落勢縮入夏及秋則浪湧皆集驚涌浩汨其波滉漾其勢洶湧漉漉颯颯其聲四聞非無橋也而往來之人不免僵裂覆泥之患顧所建者木橋耳水涸而建水漲而傾整舊增新殆無虛歲蓋即夏今十月成梁周制十二月興梁成之遺意但法不古若徒艱民力而人之病涉自若也郡貳守王瓚知此患為稔謂宜建石橋乃以狀聞詔可於是太守袁錠搃其事通判薛慎推官丁俊董其工邑之令丞薄孫宏等蒞其役袁公仍

捐俸為僚屬倡洛民聞之亦曰是吾輩之利也於是富者以財貧者以力莫不樂從經始之日忽於水濱得大石若干磊砢無筭意造物者默相其成遂陶甃煉堊以圖以築以壘其址以鱗其砌為虹三洞高三丈八尺長一百二十丈橫四丈自癸亥十月至甲子五月橋成郡人監察御史周濟嘉其事謂諸公之善不可沒而建橋之歲月亦不可無記命予記之予惟先王之政巨細具舉無事不合於民心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憾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者夫以子產之賢聽鄭國之政一以乘輿濟人遂取譏於君子而孔明治蜀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民不言勞君子以為庶幾先王之政諸公此舉舍及人之小惠為經世之遠圖蓋無子產之譏而有孔明之譽矣矧今四海一家洛為陝右通衢是橋之建豈惟一郡人之利所以為使節邊檄星軺驛騎之便免商旅游宦計吏賓貢之阻其利不尤博哉嗚呼一橋之舉彌歷年之患基無窮之利如此而大者從可知矣是宜刻石以永其傳橋堅緻可久然千載之下有匯激齧蝕之虞作郡者尚以王周之志繼之

心源亭記

鄧之儒學在古城巽隅規制宏敞殿後曰明倫堂堂前道中一井其水湛然以清有司作亭其上御史項君題之曰心源州守崔君富謂予郡人也請記之噫旨哉心源之名

亭也夫源者井內之泉也而必冠之以心者何哉湛然以清者水之本體也苟終日蕩之未有不濁者也虛靈不昧者心之本體也苟私欲蔽之未有不昏者也水之蕩而濁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清於是乎出矣心之蔽而昏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明於是乎在矣甚矣水之清濁有似於人心之昏明也清而明者莫不皆由乎靜濁而昏者莫不皆由乎動然水之濁者靜則清矣初無用力於其間而心之明者雖由乎靜必有主敬之功焉於莫知其鄉之時操存而不失於寂然不動之中涵養而不忽然後此心之太極無不具也此心之明德無或昏也保此心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存此心之良於夜氣平日清明之際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居是學者觀心源之名寧不惕然有所警哉或曰項君名亭之意果出於此乎曰不可得而知也據心源之名而推心源之理如此然項君之意雖不可知要之不出此理之外也於是乎記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張朱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為最多其用心也為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折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可知

矣嗚呼孔孟而後群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為最多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而為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奉祀之典在天下後世固宜極盛而況其父母之邦乎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予曰建寧文公之闕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宋寶慶中所建者歲久而廢本朝永樂中有延按御史率郡守重建之正統初詔復其子孫官為脩葺祠基後復以九世孫樾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又以高第弟子蔡九峯黃勉齋真西山劉文簡配享天順六年冬鉞來守是郡拜謁祠下觀其規模狹隘弗稱遂詢得所復之地展而脩之中為正堂輔以兩廡居東西為廊前為大門後為神厨復建閣以為藏書之所經始於是年某月某日落成於十二月某日敢請記之以示永久夫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為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况文公大賢天下後世所共尊崇者哉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雖然表祀先賢固將以感化郡人而在已亦宜取法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冊可考也劉君尚體而行之

重脩汾陰后土廟記

汾陰有后土廟漢武帝之所立也古之王者於建都之初為圓丘於南郊謂之泰壇燔柴以祭天為方丘於北郊謂

之泰圻瘞埋以祭地所以達諸陰陽之義初不擇所於遠
方至武帝則不然其祭天也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祭地
也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後世人君亦有好尚武帝所為親
幸其祠而祀之者故汾陰后土之廟至今然郊祭天惟天
子得以行之社祭地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以通行所
以尊天而親地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曰惟為社
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惟社立乘供粢盛嗚呼聖
人制禮詳於祭地者如此非加厚也誠以地道之大乃載
物生財之本而報本反始之意有不得不厚焉爾吏科給
事中樊君冕投簡以告予曰汾陰后土之廟歲久傾頽有
孫能氏者率其鄉人各捐已資重脩之蓋能嘗嬰疾禱于

是廟而愈且郡有水旱疾疫往禱者無不應蓋后土之神
所以陰祐是方之人者甚多是以不待刑驅勢使而感發
誠心為之鳩工者十載今已落成不速不迫用圖堅緻於
久遠故願得不朽之文以示後世子惟造化之正氣真實
無偽人能以誠感之未有不應者而汾陰之人於報本反
始之義雖未之究然因后土之靈應可以知其誠矣圖誌
又謂后土廟在汾水入河之曲謂之汾睢睢者尻也言汾
之尻處在邑之西北歷代修造之詳具載碑刻元則歲時
致祭焉 本朝祀神悉從古制故后土之祀在都之郊而
汾陰后土不復列於祀典所以崇奉之者屬於是方之人
為有司者固宜順其所欲而篤其誠戒其褻使先王親地

之禮藉之而存不亦善乎邑舊名汾陰隋改曰寶鼎宋改曰滎河皆因后土呈祥而名或謂軒轅掃地而祭后土汾睢之上事不經見云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後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真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為加密東北二鎮控弦之衆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江之流循海道而近海多風艘抵薊州為倉而貯之往時由三河入海運三百六十餘船至海濱不敢遽進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至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溺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為憂天順改元

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忻忭鼓舞興起事功而廵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者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

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叅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

下起薊州諸衛戎夫萬人撫恤獎勵固有不至以故衆後
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
皆驚異以為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
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便 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
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立石于傍志書至京師
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
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
百載之後蓋非率易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
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心以興起繼
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焉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以為
來者勸

山東布政司題名記

今之布政司即古州牧之職舜咨十有二牧始十三布政
使之任也偉哉 本朝之制無異於有虞之制宜乎治效
之盛超於近代也雖然舜之所咨如九官者歷稱其名而
命之若十二牧首先咨之而不稱其名何哉非以其才德
下於九官也又非重內而輕外也蓋均之為牧而有十二
人焉其勢則不可得而悉數也惜乎十二人之賢其姓名
無傳焉若夫後世文簡有史有傳雖為郡為邑者亦詳錄
之况居方伯之任乎然今之布政司率多立石題名者非
專慮其姓名之泯也蓋亦有以勸懲之意焉且 本朝自
洪武以來居是職者以一司言之或正或佐無慮百數十

人有正大光明者有計譎陰險者有砥礪名節者有蔑視
禮法者有不憚勤勞而撫恤小民者有狃於因循而墮廢
政務者有惟職是盡而廉靜自守者有惟利是圖而奔競
求達者若此之類或善或惡在人耳目不可掩也况為善
者令聞廣譽恒施於身往往躋于崇階顯秩而卒為名公
鉅卿為惡者損行敗德恒出於已往往流於取愆蹈非而
卒見幽黜乖罰一題於石則後之繼其位者觀其姓名而
即知其所行之善惡勸懲之道孰有切於此哉山東布政
使李曾二君嘗走書至京師告曰山東古青兗二州之
地今為布政司實大藩也前人官是司者衆矣其才德政
績雖有美惡之不同而名則不可去取也茲欲礱石鐫次

職名垂示永久且俾後之來者常目在之庶幾有所箴警
焉頭為之記予觀二君所言蓋有意於勸懲矣而今而後
官於是者將咸歸於善俾政無不舉民無不安而國家
太平之治益由之以盛乎方將為記而未暇也司寇陸公
都憲劉公亦嘗官於是司復為二君固請因書以貽之

河間府新建城隍廟記

天下郡邑有社稷焉有城隍焉社稷所以養民城隍所以
衛民莫不有神主之故為郡邑者載在祀典禮所謂有功
德於民則祀之者也或疑程子云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城
隍不與是蓋專以養民為言而不及夫衛民者夫以養民
言之固莫重於社稷以衛民言之則城隍亦豈濫祀哉且

門行戶竈坊廡表畷之類不過一家一鄉之利尚祀其神而不敢忽况城隍衛一郡之人者哉衛一郡之人而享一郡之祀宜矣大司馬河間馬公嘗謂予曰吾郡太守郝君淵之在任勤能興廢舉墜視城隍廟宇卑陋弗堪乃謀諸同官擇高爽之地而鼎新之經始於天順辛巳冬十月訖工於壬午秋九月凡殿宇門廊規模宏敞見者莫不竦然起敬真可謂棲神之所矣茲者走書屬予請文以示久遠惟先生有以惠之予惟郡守之能固不止此然考績之法以祀神為第一則亦因此可以知其政也夫神之為德聰明正直云爾郡守之能既著於祀事而郡守之德必合於神可也能令於神則神必享其祀而一郡之人賴其庇庇且降福於郡守者日見其勝蠻而無已也苟為不然則觀美焉惡矣於神何有哉是為記

重脩武城縣儒學記

昔者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而民皆化之興起弦歌之聲自後千八百年而是邑之宰能繼子游之芳躅者幾人哉監察御史伍君善宰是邑乃能景慕其高風謂子游教民者禮樂之道而明此禮樂之道者學校也故慨然以作興學校為己任觀其舊規之狹隘卑陋也必欲新之而後已撫字之餘每自經營葺之宵中既而政通人和乃熟料之曰可以為矣遂率僚屬各捐俸資以倡之邑之義士多願助焉由是計財鳩工凡百所需一時咸備自正殿兩

廡以至門堂齋舍一切增新比之舊規高大宏敞邑人聚
觀罔不敬嘆伍君於是走書至京乞予為記以為斯學之
重予惟子游聖門高第弟子優於文學而於禮樂節文度
數之詳講之明行之熟觀禮記所載可見矣宜乎能以禮
樂教民成化而見取于聖人也君之為宰顧何所觀法哉
亦惟求子游所講所行之禮樂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推其
躬行心得之餘以教是邑之人耳夫使君子學此而愛人
小人學此而易使則斯學也謂之作興宜矣不然但以脩
葺為功而不知禮樂之為教則是邑之人於日用人倫之
間不和不序而欲其興起弦歌之聲以成美俗不亦難乎
嗟夫人有古今之異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之殊也孔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向使子游生於斯
時亦豈能捨禮樂以為政哉伍君果能體其道則民之所
以感化者亦不異於昔時之武城矣繼子游之芳躅於千
載之上以不負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於今日獨非宰是
邑者之責乎

月波草亭記

月波草亭者秀水令莊侯澈之所建也宋時有令狐挺者
嘗知秀州建月波樓為郡城之上以下瞰金魚池有繼為
是州者曰毛滂乃重脩之自為文以記今樓既燬池亦塞
莊侯慨念前人之遺蹟不忍廢也因鑿其池而新之構亭
於上以代樓名曰月波草亭邑人林君茂予同年友也休

官家居見莊侯之蒞政公平撫民仁恕走書至京乞為記以重是亭予惟月波一也而得其趣者未必皆同洎觀毛君謂令孤君不可以月波為已物其自言也則謂其徘徊徙倚可以散鬱滯而忘憂超然遺塵埃而出雲氣也今林君又謂莊侯遊憇亭間予以節勞佚而寄高興二子之言大意略同以予觀之莊侯既為此亭宜使其心如月波可也夫月者天下之至明也波者天下之至清也人心清明初何異於月與波哉但為私意所昏物欲所濁而後明者始有不明清者始有不清亦猶月為雲蔽波為風撓則明者昏而清者濁矣然風雲撓蔽於一時初無損於月波之清明亦猶人心為私意物欲之所昏濁其本體則未嘗虧也莊侯其有意於此乎雲歛風息之際玩月波之清明以遊心於造物而與之同庶乎其可也夫心既明矣則無私意之昏其蒞政也將愈著乎公平心既清矣則無物欲之濁其撫民也將愈盡乎仁恕則是亭之建於侯之心德深有助焉豈但為遊憇之所而已哉嗚呼後之令是邑者能如莊侯斯舉皆月波其心而清明之則是邑之民將必長被其澤矣嘉興為邑地廣民稠本朝宣德中用言者議分為三縣秀水其一也縣始創於郡之西北隅而池適在後圃故莊侯得以建亭其上云

臨江府志
卷之二

